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彊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

陸貞山曰此至末單發神字而條繹如貫珠不紊

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彊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壹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德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以其

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王本能改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一作闘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

若虛門曰是道德經脫化出

唐荊川曰愈入玄妙

羅一峯曰結有還元

不見出則彼貴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李爲霖曰仲舒爲漢代名儒志識超遠見理精邃而下帷之功尤多故爲文醇正都雅說理透是資養兼備者也

仁義法　　桂巖子

李為霖曰楊升菴云此篇与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相反總然董子大抵以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一作必亂）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我愛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澤雖

厚自愛不予爲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㷂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方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鄰攜紀邑得無大之之辭自爲追一作近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覩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宇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

楊升菴曰一用賢而賢不肖王伯安危存亡係之至言也

其明智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如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人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人一作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

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利而也一無此四字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

李崆峒曰自得自失自好不自好晰義精矣

楊升菴曰董子解春秋如

誹一作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得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爲言我也故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自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

云篆正我篆、
者我也皆誤
誤

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祉一作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剌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

而誹一作非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治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

不寛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嚌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王鳳洲曰仲舒云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以爲度越諸子此文見之

○五行變救　桂巖子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

此在人君以恆於仁自以轉禍為福信哉

茅鹿門曰應天恤民王者如上章以德救之可補造化矣

以德不出三年天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一無秋字水氷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歛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飢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歛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黜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

湛一峯曰君德不過恭儉保民此五救中盡之矣

李爲霖曰春

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奸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五行文東甲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奸宄誅有罪蒐五日

李爲霖曰五行之變禍福原關人君一人之身若不克修省則禍變莫測惟明可以弭轉天意今何時哉可嘆可嘆

〇王道　桂巖子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

秋[illegible]之章[illegible]此大義了然

黃鹿門曰不撰此語尤僕

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此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彊弱之難無讒賊妬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蟲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

楊升菴曰逐段遞敘一句總收此法漢人多用之

張賓王曰詞意精工

凰麒麟遊於郊囿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有所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釆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人足竭山川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畫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飾窮

一作殺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淩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一作害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倿賜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一作腜一作胚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日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

李崆峒曰春秋不書事應後世以為非[illegible]始於[illegible][illegible]亦非也究此可見

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脩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彊相勝不能制屬彊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孛於大辰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

一作刀

徵夫子朋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而已矣天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於茅戎天王出居於鄭弒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為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

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偪
僭儗天子諸侯彊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
周與天王戰於茅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於楚
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
稷不能統理臣子彊至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
用威武絶而不復行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
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横行中國意欲
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
之爲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

茅鹿門曰讀之可畏

唐白虎曰叙事高潔鍊法亦在其中

不絕之所致也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諸夏來朝者得褒

唐荆川曰春秋止亂無定臣子之經誅與不誅亂大略於此

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絶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

王鳳洲曰前而到此非褒嘉辭辭就意茂寧褒斧鉞而後中旨其道可識知之

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公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

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頑卒于會諱弑痛彊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

也言闉戍甲午治兵以別追胥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廐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於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

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冃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士告從不赦不祥彊不凌弱齊項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

呂荊川曰恣無忌憚那知亂亡在轉眼間彼培天壤無非此輩局其衰已

歸震川曰歷數古來暴橫以為漢鑒三策中皆此意

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癘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妾卒以自亡宗廟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盾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此下疑少一字一作從徙非）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

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心而妬與大夫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

怒搏閔公絶脰此以與臣搏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别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别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矜萬而身與之搏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過也梁内役一作取 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

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從）仇讎其民魚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説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彊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

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懣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彊從心之敗已見自彊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其君也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一作

劉會孟曰遞前適下層〻辨駁其文法有驟足馳騁

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亳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

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
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
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
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
忠道之絕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
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疆淩弱觀乎晉
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
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暴
觀乎陳佗宋閔知妒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

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若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規一作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正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敎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

有貴賤無差能全依者也故君子慎之

唐荆川曰孔子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王道篇陳君臣之義悉順逆之理盖嚴萬世春秋之大義者哉

李爲霖曰春秋立萬世大防聖人諄諄注意董子下帷首事春秋斯作說透春秋大旨詞嚴義正叙中寓斷非褒即諷深得孔子家法宜荆川先生稱之曰孔子既沒文在

仲舒至言哉

○十指　　桂巖子

春秋二百四十一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傳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便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彊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

張賓王曰十指立案只一句周甚奇

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詳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彊榦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均矣切刺譏之所

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切刺譏之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李爲霖曰董子說春秋必用十指之法分晰旨意殆盡事春秋者當熟玩斯篇

○治道　封龍子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

適乎肌膚然後氣臧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㸑非愛火也夏不頻湯非愛水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

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兆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悅愉怒則勝敵故畜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王鳳洲曰尚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所以畜者茨土階卑宮菲食為克勤克儉之聖主時文景之世海內富庶韓嬰惡侈靡一萌漸不可禁故發此論深長之慮切矣

楊升菴曰許由以足觸帝意足不可一世意

〇願足　　符子

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于華嚴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嚴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欞扉之內霏焉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郲無異乎廻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季為霖曰直數語寫帝堯兢業以治天下意

盖言表其所以不言言代人言言者

八風　　　　　　　　白虎通

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生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凉風至凉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盍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

胡淑心曰敘八風之應

胡淑心曰敘王者承八風以行事

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閶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四鄉閶闔風至則申象刑飾囷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

獄刑

楊升菴曰此篇凡四層首段爲一篇之冐次段敘八風之取義第三段叙八風之徵應末段叙王者承順八風以出政治通篇平鋪直敘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

賓貢篇　　回中子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詩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若其道不得行耳

許彥升曰以下論取士乖實

李氏注曰以下俱言實也

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夫衆飾食肉

勝評

李夢霖曰世下見人才不可求備一人引喻更潔確

有好於面目而不若嫺姿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嫱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

李爲霖司收
語後備

貴以醜化好者矣賢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貪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蠲衣飾衣飾請裝[illegible]以成其過也哉蠲音於氣反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李爲霖曰明君闢僭貧人才然必審而擇之方得其才猶不求備于一人方竟才之用此篇語語溫厚不激不詭縷縷可思

○損益　靈壁子

李炳霖曰以首足起喻見人君與萬姓相依為命故篇中反復詳言所以興亡所以不畏死典而確古云為善則此位可保不則求為匹夫不可得也此篇之意

何倬照曰四則一篇主張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為天下之足一人為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眾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

陳克菴曰儉主無爲則萬姓受其賜於日月之至[illegible]奢[illegible]多事[illegible]萬姓受其毒於豺狼之至害

陳克菴曰聖君[illegible]德天下歡娛則悅其生矣暴主奢淫天下困窮則不畏其死矣

儉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貘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堦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捨無用之器薄賦歛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勁無用之

彷東江曰又精出乱与安來

諸理斋曰四句吴恭主一生口尊

器厚賦歛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虎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陷口不足謂其美也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溫豈異其心之溫耶故人主所以

唐荊川曰損民即是自損益民即是自益讀之悚然可畏

李子實曰堯舜以益物而成之壽桀紂以損物而取誅逐之敗迥則然耳

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亡其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亡其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已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耆頤之壽也益已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益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與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志

王鳳洲曰收損益二段有感慨

所利廣遂生成赤居南嶽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婪莫止士饑糟糠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餘其錦罽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損蘇生於便途鮒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岳季方曰言言藥石字字箴銘

諸子拔萃卷之三終